



美在女性视界

——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及作家作品研究

吴 童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美在女性视界

——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及作家作品研究

吴 童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在女性视界：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及作家作品研究 /
吴童著. —成都：巴蜀书社，2010.6

ISBN 978-7-80752-614-8

I. ①美… II. ①吴…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
西方国家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7148 号

美 在 女 性 视 界

——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及作家作品研究

责任编辑 陈 红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 行 科 电话：(028) 86259422 86259423

总 编 室 电话：(028) 86259397

编 辑 部 电话：(028) 86259418

制 版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3

字 数 3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614-8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电话(028) 84122206

序 言

王岳川

一般研究女性主义的研究著作，大多术语迭出、晦涩难懂，而且这类著作不少就理论谈理论，使人不得要领。起码，读起这类著作感受不到太多的阅读的欢欣。

但我在读吴童副教授的新著《美在女性视界——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及作家作品研究》时，却感到文句优美，境界新奇，剖析精警，犹如淙淙清泉，沁人心脾。

吴童下笔便从早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去发掘希腊神话中最初始的预示和最经久的暗示，探讨女权主义的发轫与女性意识的萌醒，在娓娓道来中，引领读者进入神人同一的贝娅特丽斯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天使与恶妇女性形象的精彩分析中。

吴童的工作平台是，通过西方文学史上女性文学或者描写女性的文学，展示人类女性的美好慈爱和内在的痛苦忧伤。一部文学史其实是一部男性话语文学史。吴童想从中剔除那些男权霸权话语，还原女性的文学感受和文化形象。她开始从那种性别冲突模式中走出来，从矛盾冲突到对话共识，形成一种多元的性别话语场，使得那种紧张的冲突状态为一种新的话语的均衡感所取代。

在“两个波希米亚女郎的激情人生”一章中，吴童分析了雨果笔下那个纯真、至善、唯美的爱斯美拉尔达的性格和命运，然后进入梅里美笔下的卡门这朵自由妖艳、野性刚烈的“恶之花”的



深度分析。在妙笔生花中，吴童认为：两位作家分别塑造了引人注目的吉卜赛女郎形象——爱斯美拉达与卡门，她们一方面是自然人性的代表，带来富于异域风情的率真与豪放；另一方面又是自由人格的象征，都以生命为代价昭告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绝与执著。虽然她们都不幸被所谓的文明社会、文明人所吞噬、毁灭，夭折于生命的花季，但其短暂生命中善恶美丑、爱恨情仇的巨大反差及其激情与悲情的交织，却构成了极富传奇色彩的冲击与震撼，在世界文学的女性画廊中别具风采。

在我看来，女性文学批评是一种正不断展开而尚未完成的批评方法。它以批判的眼光对全部传统的文艺观、批评尺度观和价值观加以质疑，暴露所有文本中潜藏的、若隐若现的“性歧视”；它不仅要阐述女性形象中的政治含义，而且要通过文学与社会惯例的研究，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点发掘被遗忘的女性文学史；它不仅要发掘在科技扩张和生存竞争中迷失的人类之爱的本质，而且从对女性寻找男人——否定男人——回归自我（与父权意识决裂）的精神轨迹中，获得超越性爱的升华。女权主义所显现出的特殊女性意识，重申了女性与男性在艺术体验、想象、表述、思维定势、掌握世界的方式上的根本差异。

可以看到，吴童在对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中的婚恋观和乔治·桑的多面人生分析中，表明女性作家在与分娩阵痛相似的字语流的生产中变得伟大而神圣。“字语流”源于女性内部世界，是灵感和创造的先行准备，是自我对潜在于自我之中的神性的把握，是女性生命活力和生活经验的本源。有趣的是，作者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对两部被加以“淫书”之名的作品——《包法利夫人》与《金瓶梅》进行比较，认为两部作品惊人相似地从家庭与两性关系的角度切入，以女性形象和命运为中心，来反映人情世态、暴露现实黑暗。《包法利夫人》标志着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由一个高峰转向另一个高峰，使西欧小说另辟蹊径，向新的自然主义文学

发展与拓进；《金瓶梅》则标志着我国长篇小说从历史题材向社会题材过渡的转折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伟大起点。两书的作者将批判与惩戒的目标指向玩弄、欺骗、蹂躏、践踏女性的男性代表，探寻女性悲剧之源，以此警醒在欲海中挣扎、浮沉的女性们，必须摘除这些“毒瘤”，才能消减女性的悲剧。

吴童对“出走”家族的代表人物娜拉性格的分析，对美丽的贫民女子苔丝悲剧命运的叹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特殊群体——妓女形象玛斯洛娃等的人性剖析，显示了她的强健的笔力和同情的心力。吴童对这些文学名著文本的解读，一方面是对西方社会中女性体验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也是对受压抑的女性通过语言中的性别建构来重新阐释自己的审美观。历史话语不是确定不变之物，话语是历史形成的，必然在历史语境的意义解读活动中，不断掺进吴童所关切的问题和对问题的重新解答。在吴童对迷失于“美国梦”的“空心人”的分析中，可以看懂，她以一位东方学者的精神高度透视“空心人”的衍生、畸变与沦落的标本，解剖“美国梦”的追逐、膨胀与破灭的过程，并以对一个现代女性独立自强的典范——斯嘉丽的分析，结束了从古希腊到当代女性文学史的描述。

纵观吴童这部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及作家作品研究的学术专著，凸显了“美在女性视界”。事实上，女性阅读与男性阅读具有完全不同的起点。当女性阅读被看作一种特殊的辩护的范例并被作为一种反文本强行置入一个前定模式的尝试时，所有这一切在于颠覆那种认为男性批评是一种性中立的通常形势。吴童的文学解读不是驯服女性意识的活动，它已然成为呈现女性自我经验、重申女性本质的关键。可以认为，女性经验决定了女性把握世界的方式。她们所具有的现实语境反过来使文本呈现出不同于男性心理的文化意义。吴童在文本阅读中，通过文本的裂隙读到女性性别自我形象的日趋成熟，呈现女性的视点、立场、审美观照方式和体验方式。

吴童的写作告诉我们，写作成为女性灵肉铭刻的活动。她不加



虚饰的本真的穿透性语言将自己的体验楔进历史的缝隙。写作使女性不再模糊地消逝在无边的虚无，使其生存不再缺席而是处在出场之中。女性写作的独特性在于，她必须通过她们的身心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她们将扫除男性文学史确立的句法学，击碎文学惯例的框架，以此结束女性在漫长的西方文学史中已经太长久的匮乏和缄默。无疑，吴童的写作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

是为序。

2010年3月8日于北京大学

(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导 论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

二十年前，萧红就曾这样来慨叹女性的命运，她与张爱玲等作家将旧时代女性的命运与感概述诸笔端，诞生了不少感人至深、动人至切的经典之作，女性话题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常见主题，特别是随着“女性世纪”的来临，女性文学愈加呈肆意张扬之势。一时间，文坛晃动着更多女性面孔，女性文学作家群愈发壮观，女性文学形象也颇为风光。有一种说法：21 世纪是女性文学的世纪，女性书写是都市时尚和消费的表征，都市化其实亦是女性化。就中国而言，当下正在前进中变换着自己面孔的中国文学，虽然还不能说是女性文学的天下，但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知识化的提升以及社会的不断现代化，在或休闲或紧张的未来社会中，女性文学更容易生存，女性文学形象更加清新脱俗、触动人心，女性文学作品及女性文学形象也将愈来愈受到读者的关注与青睐。

一、关于“女性文学”的内涵与指称对象的几种不同理解

女性文学是女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从“五四”运动起，中国女性文学在创作实践上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文学界和社会上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却一直十分活跃。什么是女性文学？中国有没有女性文学？这两个问题，文学理论界至今意见歧异，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 从表现对象的角度来界定

认为只要作品表现的是女性，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创作的



作品，都可以称为“女性文学”。

2. 以创作主体的性别作为依据

广义地指女作家创作的一切作品。张抗抗就曾持这一观点：“‘妇女文学’的概念，仅仅是指女作家的作品。”^①张抗抗在这里使用“妇女文学”的概念，她排除了男性作家所写的有关女性生活和女性形象的创作。这种看法的根据是，女作家在生理、心理上的特殊性会影响到创作风格，但并没有对这种特殊性提出反省和怀疑。这其实是对“女性文学”的一种有代表性的传统看法。

3. 最狭义的界定

这种观点不仅强调作家的性别因素，而且强调作品的内容、题材、主题、对象都必须是女性的，也就是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在此意义上，女性文学应该是指由女性写作、以女性关心的话题为主题、并面向女性读者的文学。

二、什么是女性文学

长时间来，人们惯于从女性的词根出发来定义女性文学，将女性文学作品从创作到实践都与男性做了特别区分，于差异中谋求平衡，以显示公允与尊重，但差异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因之女性文学的定义也就众说不一。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个重大错误即是只着眼于作者性别，未能涉及文学题材、女性意识等其他要素。在欧洲，女性文学作品从广义上讲泛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但从本质意义上讲，则是指以改变男女不平等为宏旨、具有鲜明女性意识、表现女性真实自我、并从女性视角观察社会的文学作品，也可由男作家创作。“女性文学”更为准确的定义应是“女性书写”，这是社会开放和文学进步给予女性的文学尊重，也是现代社会文明通过文学表述、窥视两性差异以走向和谐的理性补充。而把女性问题囿于女性作家性别视野之内，这并非女权主义的旨意。因此问题不在于

^① 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由谁来书写，在男权时代，女性写作被当成反抗男权的证明，而在女权时代，作者的性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并无二致，男性作家照样可以写出女性意味十足或女权主义张扬的作品，如郁达夫、叶灵凤等；女性作家也不乏写出阳刚粗犷毫无女性意识的作品，如草明、刘真等。在主张男女平等而又性别文明尚在消长的现代社会，女性书写才彰显其独特的意义，它已然超越自身而成为一面旗帜，一面争取独立平等的旗帜，一个表明社会性别文明程度的文化符号。

笔者以为：凡表现女性形象、以改变男女不平等为宏旨、具有鲜明女性意识、反映女性真实自我、并从女性视角观察社会的文学作品，都可谓女性文学。从创作客体看，女性文学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有“性”的，即女性意识强烈的一类，作家以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女性意识、女性话语等思想方式看待历史、社会、生活和人生；二是无“性”的，即女性意识较少或者根本没有的文学创作，重在追求“人”和社会的主体价值；三是作家追求作为“人”和作为“女性”价值的双重自觉，即“人”的自觉和“女人”的自觉的统一，即作家在创作中既不偏重于“为人”的社会意识，也不偏重“为女人”的性别意识，而是从以上两个视角来考量社会历史、塑造人物形象、描绘人生百态。

三、女性作家创作的特点

“女性擅长写性灵文字。一情一景一细一节，都能化出万千情思满腹感慨”。

这是女作家素素对台湾散文家张晓风的评价。在人心浮躁、文坛充满功利主义的时下，女性书写中美妙动人的文字尤其清新雅致、感人至深，也说明从写作特点来看，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有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性别特色。

简言之：女性作家特别善于捕捉人物心灵的微妙而细致的活动轨迹，语言细腻抒情、清新流畅，并擅长进行销魂蚀骨的心理描写，



作品的认识基础也是从女性特有的感受出发,彰显了“女性意识”,这是女性文学赖以存在的精髓,是女作家区别于男作家的不同立足点。相比之下,男性作家的作品比较粗糙,缺乏对人物内心心理活动描写的细致透彻。女作家的作品尽管有许多男性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优点与特点,但这些作品仍具有一些通病,主要表现为:主题缺乏对人类民族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独立的思考,不少的女性作品仍然滞留在对自我意识世界的抒写和对前人的模仿甚至复制上;虽然心理细节的描写非常细腻,但作品所表现的主题缺乏历史感和哲理深度;情感丰富,但视野狭隘,关注的世界往往只是爱情与自我;作品感情充沛,形象生动,但缺乏思想深度与思辨色彩,这与女性不善于思辨的思维特点有关。无论女作家还是男作家,都各有优劣,关键在于是否通过作品和女性形象塑造表达女性主体意识,这才是女性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和女性文学形象的魅力所在。

四、关于女性主体意识

不少女性文学作品都通过女性文学形象的塑造彰显了女性主体意识,即: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 and 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内在动机。更具体地说: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能够自觉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女性主体意识将“人”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价值追求。女性主体意识的内容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充实。当代社会转型期,女性主体意识较之以前任何时期自觉性更强,内涵更丰富。主要表现在权利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及性意识等方面。此外,当代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健康保健意识以及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责任意识也进一步增强。

1. 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和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

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发展是个不断变化和丰富的过程,有关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状况的衡量标准仍有待研究。有学者提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完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体,具有人的共性,并按照人的需要自觉地构建自己的生活;认识到女性的自身特质,塑造与自身生理、心理相协调的真正的女性气质;能够认识并自觉地承担平衡女性各种角色;能够正确地认识男性并与男性和谐地发展。还有学者提出,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自在自然阶段,自知自觉阶段和自强自为阶段。

笔者认为,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状况的衡量标准至少应包括性别意识,即女性要做到自尊、自信,而非自卑、自弱;能正确地评价两性关系,坚持“男女平等”,而非“男尊女卑”、“男强女弱”,也非“女性至上”;作为“人”的自我价值的追求,如在成就、竞争、发展、性等方面的满足;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即女性要从个体的自尊、自信、自立,最终走向女性群体的自强、自为。

2. 当前知识女性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程度

依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各种局部调查数据,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整体上尚处于唤醒期和成长期。

(1) 主体意识处于相对成熟期的知识女性——自我认可、自我平衡

这一知识女性群体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特质特征与社会位置,并追求自己作为“人”的独立发展。她们在政界、学术、商场上努力拼搏的同时,还成功地担负起母亲、妻子的角色。她们趋于成熟的主体意识使自己建立起一种平衡的心理素质,从而能够客观、冷静、理性地对待双重角色的冲突与困惑,放下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带给她们心灵的负载,充满着女性的平静安详、责任爱心与洒脱自信。

(2) 主体意识处于觉醒期和成长期的知识女性——自我矛盾



这一知识女性群体追求自我人格独立的行为与主体意识体验产生矛盾,从而对追求独立人格的生命意识产生质疑,她们对内强烈自尊,对外与压力抗争,在传统与现代意识交织中,追问自我的生命意义,当得不到社会认可时,心灵便处于矛盾状态,大多数当代女大学生即处于此种状态。她们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但无法在传统和现实观念的交错和冲突中寻求到平衡,于是只能在对传统观念的妥协和认同中既彷徨又呐喊。

五、女性文学现状与反思

徐坤在《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一文中将2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和新中国成立后劳动妇女“走出家门”是女性争取解放和人格独立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之后女性书写上的文化和精神“寻父”及对男权话语的颠覆阶段;20世纪90年代作家重新书写母性史的阶段。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从不自觉到自觉,这个过程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跋涉。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标志着它的成长逐渐走上成熟。其间有无数作家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创作始终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呈现着多元的形态,使中国女性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表现出完整的学术姿态。而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所凝聚的文学规律,具有一种包容精神。世纪之交,一些新生代作家将主题锁定在女性的欲望上面,女性对生命、创造、性及话语权的欲望,构成了他们写作的主题。一些作家如卫慧、棉棉等直接对性进行赤裸裸的描写,以完成自己的自恋情结。越来越画地为牢的创作模式也不容忽视,她(他)们笔下的人与世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无法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乐趣,从而可能会带来另一次女性文学的集体失语。虽然女性文学在走向女性本体和主体方面,在女性自我生命体验和女性本体欲望表达等方面,表现得比过去更为内在、明显

和豁达；在艺术表现上，注重把“我”推向前台，作品日趋个体化、个性化，时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等庸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这本是女性文学的一大进步，但随着社会变革速度的加快，一些作家开始偏离传统轨道，转型为“小女人”或“私人化”、“隐私化”写作，她（他）们关注的世界只有身体和性，抑或只有爱情和自我。在这些作家眼里，女性主义是女性写作的唯一选择，女性意识覆盖了人生的全部。《上海宝贝》、《糖》等美女作家的作品给人一种脂粉的甜腻味和生活的酸腐味。而九丹的《乌鸦》、王朔的《不想上床》等，更是把床第之欢写得恣意汪洋，以至于被人谑称为“身体派作家”，甚至一些偏传统的老作家如张抗抗、池莉、铁凝等竟然也步其后尘，铁凝的《大浴女》、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张抗抗的《作女》，单看书名就令人想入非非。翻开张抗抗的《作女》，其目录就不由人脸红耳热：“作”战的人生有声有色；男人和女人一块“作”才好；现在不“作”更待何时；“作”的欲望从哪里来……①这样的语言已游离了阅读提示的本意，流于故意诱惑之嫌，这种靠性描写和带有煽情的书名来吸引读者眼球的行为无异于自我作践，不可能真正赢得读者的尊重。文学评论家白烨曾指出：当今女性作家在相当多的作品中以一种从心灵到肉体都采取叛逆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叛逆精神，也是女性解放自己的一个必然过程。张抗抗也在《作女》的后记中称“是为‘她世纪’留存的一部‘作女’档案”。叛逆固然可贵，但物极必反，如果用过激的言语、身体和性来表述这种叛逆精神，可谓女性文学的悲哀。因女性文学不是性文学，如果女性文学类同于地摊作品，将使女性文学创作走向末路。一个作家心目中除了语言和技巧，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民族命运、国家命运和人的命运，一个作家的灵魂中除了“我”，还应该有无我之境”的“大我”。

① 张抗抗《作女》，华艺出版社，2002年版。



女性文学的现状令人喜忧参半，女性文学形象塑造何去何从？在中国文化里，女性从来就是历史的缺席者，男性文化中的“人”只是男人，女性一直深陷在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中，从“五四”开始中国文学就表现了这一困惑，展示了女性的一幕幕悲剧，使女性的存在呈现出不应有的悲剧意味，这不仅是文学和女性形象的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从文学史的角度观照，女性形象的命题是文学留下的一个没有结果的终结，也可以成为现代文学中对这个命题探索的起点，尤其是女性要挣脱枷锁、回归女性本真的欲求，成为作家们探讨女性、认识自我及关注女性自身命运际遇的一扇窗口。如果女性想要真正获得平等、解放，实现女性人生，仅仅反叛男性专权，只靠女性本身是不行的。必须和世界的另一半——男性携手共同提高精神文明的程度。这个目标给女性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视野，使其促进两性间的互相理解与和谐共存，从而提升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女性文学未来发展的趋势应该是与男权社会的融合、共存。

西方文学以一种严肃理性的方式思考女性的历史和文化存在，不少作家用一种颠覆性的感知世界的方法，对习以为常的“男性文化”进行了质疑，并寄托了作家们对女性地位的倾心思虑，对女性的生存给予了人文主义的期待与关怀，不少经典之作通过各具风采的女性文学形象塑造，展示了女性的理想追逐和破灭以及她们的梦想与世俗的冲撞，女性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想象在文学中得到张扬，从而表达出一种历史与哲学的力度与深度。尤其是 20 世纪的西方，女性的权益增强，得到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思想上女权运动蓬勃发展，开始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女性作品的主题也随之不断地广泛化，不再局限于所谓女性特有的领域——家庭与情感，而是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使女性文学视野更加开阔，范围更加广泛，风格更加多样，艺术更加完善。美国著名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啊，拓荒者》塑造了令人难忘的荒原女性拓荒者的形

象；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更是在某种程度上为女性找寻自我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形象与作品，更加凸显了女性文学的特征：以女性为描述主体，关注女性的思想和情感，注重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发掘，并从女性自身的体验及其价值观等诸方面去塑造新的女性形象。女性文学创作主题经历了政治诉求阶段、女性经验和人格独立阶段、超二元对立和多群族化阶段的发展与推进，在小说的创作手法上也不断进行创新探索。多萝西·理查森的一系列心理小说融入了意识流的写法；梅·辛克莱尔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特鲁德·斯泰因则因其“先锋意识”在女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与男权文化的冲突成为女性文学的重要题材，许多作家都描写了这种冲突及女性的失败；21世纪的女性文学更加重视女性经验的描写，不少作家将自己的情感体验，甚至对性的渴望与诉求都写进了自己的作品，许多女性文学形象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她们不仅挑战了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而且向主流文化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中西方女性文学基本在同一时期起步，都经历了从对身边琐屑之事的描述到寻求自由、从爱情和婚姻到社会斗争的过程。历史证明，西方女性文学对于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壮大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新世纪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对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和文学作品的回顾与探索，对当代女性文学怎样扬弃传统文学的优劣、怎样借鉴与创新，从而进一步超越自我、健康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在对女性文学形象的观照中，笔者认同女性文学不一定是女性作家之作的观点，凡表现女性形象、以改变男女不平等为宏旨、具有鲜明女性意识、反映女性真实自我、并从女性视角（或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来观察社会的文学作品都可谓女性文学，本书拟重点关注这样的作家作品，尤其聚焦于女性文学形象的探析。

目 录

序言·····	王岳川	1
导 论·····		5
第一章 早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1
第一节 最初始的预示和最经久的暗示		
——希腊神话中的女性形象·····		1
第二节 女权主义的发轫与女性意识的萌醒·····		14
第三节 女权主义的先驱与代表——美狄亚·····		20
第二章 文学转型时期的女性形象·····		31
第一节 “心中的日月”——神人同一的贝娅特丽斯·····		31
第二节 天使与恶妇——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性形象·····		39
第三章 两个波希米亚女郎的激情人生·····		62
第一节 一个纯真、至善、唯美的理想精灵		
——爱斯梅拉达·····		63